

恩 格 斯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恩 格 斯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83

恩 格 斯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曹葆華 岷 英譯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13,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10,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曹葆華 岷 英譯

出版者說明

本文係恩格斯一八四五年所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本第二版序言，寫於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本版根據一九四八年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俄文本第二卷譯出，曾參照該選集德文本、英文本及“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國”(一九五二年俄文本)校訂過譯文。

Friedrich Engels

VORWORT ZU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現在重新提供給德國讀者的這本書，是在一八四五年夏天第一次出版的。這本書無論在優點和缺點方面都帶有作者青年時期顯明的痕跡。那時我是二十四歲。現在我的年紀三倍這麼大，但是當我重讀這本青年時期的著作時，却發現它並沒有什麼使我面紅之處。因此，對於其中這種青年時期的印記，我就不打算作任何程度的刪除。我現在不更加地把它重新提供給讀者。我只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確一些，間或有幾處則加上簡短的新的腳註，這些腳註都記明今年（一八九二）的年份。

關於這本書底命運，我只談一點：它一八八五年在紐約以英譯本出版（菲洛蓮士·凱利—威什涅威茲基夫人譯），一八九二年斯瓦·容涅先公司在倫敦把這個譯本翻印了。美國版的序言是英國版序言底基礎，而英國版的序言則是德國版現在這篇序言底基礎。現代大工業使一切擁有大工業的國家底經濟關係都大大地相同起來，以致我要向德

國讀者所談的也就和向英美讀者所談的幾乎沒有什麼不同了。

現在，這本書裏所描寫的事情——至少就英國而言——大部分是屬於過去的。雖然在通行的教科書中沒有坦率地談到，可是現代政治經濟底法則之一就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愈發展，它就愈少可能採用瑣細的誑騙和欺詐手段，而這種手段乃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最低階段底特徵。波蘭猶太人，即歐洲商業發展最低階段底代表者，他們所有的小狡詐手段，那些使他們在本國獲得巨大便宜而為大家所通用的詭計，當他們一旦到了漢堡或柏林，就完全不利於他們了。同樣地——至少在不久以前——從漢堡或柏林到了曼徹斯特市場的經理，不管是猶太人或基督徒，他立刻就會深信：要廉價購買棉紗和布疋，他首先就必須放棄自己那套固然不是粗魯的但却是很可憐的方法和詭計，雖然它們在他本國內被認為是上等的商業技巧。但是，隨着大工業底發展，德國的許多情況似乎改變了，尤其是德國人在費拉得菲亞城●遭受工業失敗以後，甚至於那個正直的德國老規矩也喪失了一切信用；這個規矩人們可能是樂意的，如果我們先送上一些好的樣品，

● 一八七九年費拉得菲亞城（美國）舉行了全世界工業展覽會。——俄文版編者。

然後把劣等貨送去！事實上，這些狡詐和詭計在大市場上已經沒有出路了，在那裏時間就是金錢，而且在那裏商業道德已發展到一定的水平，並不是由於某種倫理的熱狂，而簡單是爲了不自費時間和勞動。在英國工廠主對待工人的關係上，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

一八四七年危機以後的工業振興是新工業時代底開端。糧食法底廢除及其所必然引起的進一步財政改革，提供了英國工商業以必要的活動地盤。繼後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見了金礦。殖民地市場吸收英國工業品的能力日益增長起來。蘭開夏的機械織布機立刻就註定了幾百萬印度織工陷於死亡。中國日益變成公開的市場。美國發展最快，其發展的速度甚至對於這個發展極其迅速的國家講來，也是空前未有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美國在當時只是一個殖民地市場，而且是其中最大的，也就是一個輸出原料和輸入當時英國工業品的國家。

除此以外，前一世紀末期所出現的新的交通工具——鐵路和海船——現在已經獲得了在國際規模上的應用，從而事實上建立了在此以前還只在萌芽狀態中的東西——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當時是由幾個以農業爲主或純粹從事農業的國家所組成的，這些國

家則圍繞着一個大工業中心——英國。英國消費它們大部分過剩的原料，轉而供給它們幾乎所有必需的工業品。因此，如果英國工業底進步是如此巨大的和空前未有的，以致一八四四年的水平現在我們看來是比較微不足道，差不多是落後的，那末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但是隨着這種進步，大工業就具有了更符合於道德要求的外表。工廠主憑着偷竊工人的方法來互相競爭，已經是無利可圖了。事業底規模已經超過了這些可憐的賺錢方法；百萬富翁的工廠主發現了比化費時間在這些瑣細詭計上更重要的事情。也許只有那些爲了免於在競爭中死亡而不得不追逐分文的無錢的小人物還會搞這些詭計。因此，工廠區內的所謂「實物工資制」便消滅了，國會也通過了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和許多更細小的改良；這一切都是與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競爭的精神直接矛盾的，但是這使大資本家在與條件較差的同行作競爭時佔了更大的優勢。

其次，工業企業愈龐大，它所擁有的工人愈多，那末在與工人衝突時所遭受的損失和商業困難就愈大。正因爲如此，所以經過相當時間，在工廠主中間，而且正好是在最大的工廠主中間，就出現了新的傾向。他們學會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學會了承認工會底存

在和力量，而且最後甚至發現了：只要進行得適時，罷工就是實現他們自己目的的絕妙方法。這樣，結果那些最大的工廠主們，他們過去曾經是與工人階級作鬥爭的急先鋒，現在則首先號召和平與協調了。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有很重大的理由的。

所有這一切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一種手段，以便把資本加速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粉碎那些沒有這種特別利得就不能生存的小競爭者。對於這些少數人，過去狹小的間接勒索方法，現在不但喪失了一切意義，甚至對於規模巨大的企業也成了妨害。因此，無論如何在主要工業部門中——至於次要工業部門則不能談這個了，——資本主義生產底發展本身就排除了那以前使工人命運惡化的一切瑣細的苦惱。因此，下列偉大的基本事實就愈來愈顯現得明白了：工人階級貧困狀況底原因，不應該在個別缺點中去尋找，而應該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求得每天一定的工資。在幾小時工作之後，這個工資底價值就再生產出來了。但是依據勞動合同，工人還必須勞動好幾小時，才能完全補足一個勞動日。工人在這附加的剩餘勞動時間內所創造的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對剩餘價值是一文錢沒有化的，可是剩餘價值却完全落入他的口袋裏。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它使文明社會愈來愈分裂成兩

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羅特西爾德們⁽²⁾和樊特比爾們⁽³⁾，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僱傭工人羣衆，而他們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這個現象底原因，並不是由於這種或那種次要的缺點，而唯一是在於制度本身，——這個事實現在被英國資本主義底發展最鮮明地加以證明了。

其次，霍亂、斑疹傷寒、天花以及其他的傳染病經常反覆出現，使英國資產者注意到：如果他們不願同自己的家人一起作這些疾病底犧牲者，就必須着手改善自己城市底衛生設備。正因為如此，所以這本書裏所描寫的那些絕頂的缺點，現在或者是被清除了，或者至少不是這樣地觸目了。下水道工程修建起來了或改善了；寬闊的街道穿過許多最壞的貧民窟延長了；「小愛爾蘭」⁽⁴⁾沒有了，現在輪到「七日規」⁽⁵⁾了。但是這有什麼意義呢？要知道在一八四四年我還能用田園詩歌語調所描寫的整個區域，現在隨着城市底增長，已進入了同樣蕭條、荒涼和窮困的境地。的確，現在豬和垃圾堆已經認爲是不堪忍受的了。資產階級在掩飾工人階級貧困的藝術方面獲得了進一步的成功。但是王室委員會一八八五年的報告書「關於貧民住宅條件」却充分地證明了：在工人住宅方面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改善。在其他一切方面也是同樣的情形。警察的命令多得就像從豐富角⁽⁶⁾中

散發出來一樣，但他們只能把窮苦的工人隔離開來，他們要排除窮苦的工人就不可能了。

現在，如果英國已從我所描寫的資本主義剝削底這個青年時期成長起來了，那末其他的國家則只是剛剛到了這個時期。法國、德國、首先是美國，——正是這些可怕的競爭者，現在如我在一八四四年所預見的一樣，愈來愈破壞着英國工業底壟斷地位。它們的工業跟英國工業相比是年青的，但是發展更迅速得多，現在差不多達到了英國一八四四年工業發展的程度。拿美國來比較，就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生活底外在條件是與英國工人生活條件很不相同的，但是，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是同樣的經濟法則起着作用，所以結果雖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屬於同一的範疇。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在美國也發見同樣的爭取較短的法定工作日的鬥爭，特別是爲工廠中的女工與童工的鬥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實物工資制和農業地區的茅舍制，企業家及其代理人即是利用這種制度作爲統治工人的手段。當我一八八六年讀到美國報紙上關於賓夕法尼亞州礦工一萬二千人在康涅爾什威耳地方大罷工的報道時，我就好像在讀自己所寫的關於一八四四年英國北部煤礦工人罷工的文章。同樣是用假尺假秤來欺騙工人，同

樣是採用實物工資制，同樣是企圖用資本家最後的破壞手段——即把工人從公司所管的工人住宅驅逐出去——來打破礦工們底抵抗。

不論在這一版或英文版中，我都不曾打算把這本書適應於當前的事態，即各別地列舉出從一八四四年所發生的一切變化。我不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如果這樣做，就得把這本書的篇幅增加一倍。第二，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已經詳細地敘述了一八六五年左右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那時候英國工業的繁榮達到了最高點。所以，我如果這樣做，就得重複馬克思所講過的話。

幾乎用不着指出：這本書在哲學、經濟學和政治上的總的理論觀點，是與我現在的觀點不完全一致的。一八四四年還沒有現代的國際的社會主義，而是從那時候起，首先並且幾乎完全是歸功於馬克思，這種社會主義才發展成爲了科學。我這本書只是它的胚胎發展底一個階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底最早階段還再長出我們祖先即魚類底鰓弧一樣，在這本書中到處都能發見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一個祖先即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例如，本書（尤其在結尾）加重地強調：共產主義不只是單單工人階級底政黨的學說，而是一種理論，這種理論底最終目的就是把整個社會，連資本家也在內，從現代關

係底狹窄框子裏解放出來。這個論斷在抽象的意義下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它大半是無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為有產階級自己不但毫不需要解放，而且以全力反抗工人階級底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應當單獨地準備和進行社會革命。法國資產者一七八九年也宣稱資產階級底解放就是全人類底解放；但是貴族與僧侶不肯同意這點，而且這一論斷，雖在當時就封建主義而言，是一種不容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可是很快地就變成純粹感傷的空話，而在革命鬥爭的火燄中完全煙消雲散了。現在還有不少的人，他們從自己彷彿是公正觀點的高度向工人們鼓吹一種超出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但是這些人，或者是一些還需要多多學習的初出茅廬的小夥子，或者就是工人階級最狠毒的敵人，一些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我的書中計算大工業危機的週期是五年。這個關於週期延續時間的結論是從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四二年所發生的事件進程得出來的。但是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六八年的工業歷史表明了：危機的週期在事實上應該計算為十年，那種介於其間的危機是副次的性質，並且從一八四二年起開始愈來愈消失了。從一八六二年起事態又改變了，可是關於這點，下面再談吧。

我沒有想過從正文中抹去那許多預言，特別是那個由當時我年青的熱忱所啓示的英國社會革命快要到來的預言。我決不特地把我的著作或我本人描寫得比當時好些。令人奇怪的，並不是這些預言中有如此之多沒有被證實，而是這些預言中有如此之多已經被證實了，而是當時我所預言的——自然，我指的時間太近一些——英國工業由於歐洲特別是美國的競爭而發生的危急狀況，從那時候就真正到來了。在這一點上我應該使這本書與當今的事態一致起來。因此之故，我把我刊登在倫敦一八八五年三月一日「共和」雜誌上的一篇用英文寫的文章在這裏重述一下，這篇文章後來譯成德文刊登在同年七月的「新時代」第六期上面。

「四十年以前，英國面臨着危機，顯然只有用強制的方法才能解決。巨大而迅速的工業發展，遠遠地超過了國外市場底擴大以及需要底增加。每經十年，生產底進程就被商業總危機強迫地停止住，在危機以後，經過長期的蕭條，跟着有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這個繁榮時期每一次都因瘋狂的生產過剩而結束，最後就是新的破產。資本家階級大聲疾呼要求糧食自由貿易，並且威脅一定要這樣做，他們曾經把城市中的飢民送回了他們原來的農業地區，而且遣送飢民的情形，正如諾·布萊特⁽¹⁾所說的一樣：「送走的

不像是要求麵包的貧民，而像是駐在敵人區域內的軍隊。」城市工人羣衆要求參加政權——人民大憲章；小資產階級大多數支持他們，兩者之間唯一的分歧僅僅是在於應該如何爭取到憲章：用強制的辦法呢，還是用合法的步驟呢？恰巧一八四七年的商業危機到來了，愛爾蘭也鬧起飢荒來了，伴隨着這些出現了革命底遠景。

「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拯救了英國資產階級。勝利的法國工人底社會主義口號，驚嚇了英國小資產階級，並引起了英國工人運動底瓦解，這個運動是在較狹小的但直接具有更實際的性質的範圍內進行的。正好憲章運動應當展開其全部力量的時候，它在內部已經被毀傷了，以致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到來了全部的失敗。工人階級底政治活動退到了後台。資產階級獲得了全勝。

「一八三一年國會的改革，是整個資產階級對地主貴族的勝利。糧食稅底廢除不但是工業資本家對大土地所有的勝利，而且是對某些資本家的勝利，這些資本家底利益或多或少是與土地所有制底利益一致的，或者是密切相關的，即銀行家、經紀人、食利者等等。自由貿易是意味着英國對內對外的全部財政和貿易政策之改革，以適應於工業資本家底利益，即現在以民族名義出現的階級底利益。這個階級嚴肅地從事於此項事業。

每一個對工業生產的障礙都毫不留情地被剷除了。關稅率和整個稅收制度都進行了徹底的改革。一切都服從於唯一的一個目的，而這個對工業資本家極其重要的目的就是：減低各種原料的價格，特別是減低工人全部生活資料的價格，要生產原料，並保持——如果不再加降低——工資在低下的水平上。英國應當成爲「世界底作坊」；其他一切國家對於英國必須成爲像愛爾蘭一樣，即英國工業品底銷售市場、原料與糧食底供給地。英國是農業世界底偉大工業中心，即工業底太陽，而數量日益增加的生產穀物和棉花的行星經常圍繞着它旋轉。英國有多麼偉大的前途呵！

「工業資本家着手實現自己這個偉大的目的，他們具有充分的常識，並且摺棄傳統的原則；這就是英國工業資本家常常與染有市儈習氣的大陸上的競爭者不同之處。憲章運動瓦解了。在一八四七年危機成爲過去之後自然而然地重新開始的工業繁榮，完全歸功於自由貿易底影響。由於這兩個原因，英國工人階級在政治方面成爲了『大自由黨』底尾巴，這個政黨是工廠主們所領導的。這個曾經一度獲得的有利狀況應該永存下去。憲章派所激烈反對的並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而是把自由貿易變成民族唯一的生死問題；這種激烈的反對給工廠主表明了並且還日益表明着：沒有工人階級底幫助，資產階

級無論何時也不能對於民族國家實行完全的社會和政治的統治。這樣，兩個階級底相互關係逐漸改變了。曾經被所有工廠主當爲紙老虎的工廠法，現在不但他們自願地遵守，而且或多或少地推廣到所有的工業部門。不久以前還被蔑視爲魔鬼子孫的職工會，現在開始被工廠主注意和保護，而當作完全合法的機構，當作在工人中間傳播合理的經濟觀點的有利工具來利用。甚至在一八四八年以前還受迫害的罷工運動，現在往往被認爲是很有利的，特別是當工廠主老爺們在必要的關頭而自己引起罷工的時候。從那些剝奪了工人與僱主平等權利的法律中，至少把那最使人憤慨的一些規定廢除了，而且曾經是如此可怕的人民憲章，現在基本上成爲那些最近還反對它的工廠主們底政治綱領了。財產限制底取消和不記名投票選舉，已經制定爲法律了。一八六七年和一八八四年國會的改革已經大大地接近普選權了，至少已具有現在德國普選權的形式；現在在國會中討論的關於選區法的新草案，將建立平等的選舉區，無論如何決不亞於法國或德國所實行的平等。已經看得出在最近的將來無疑即可實現給代表們以報酬與縮短委任狀期限，雖然還未見得可做到一年一度的國會改選；儘管這樣，也還有人說憲章運動已經滅亡了。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如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樣，具有着奇怪的命運。那些鎮壓